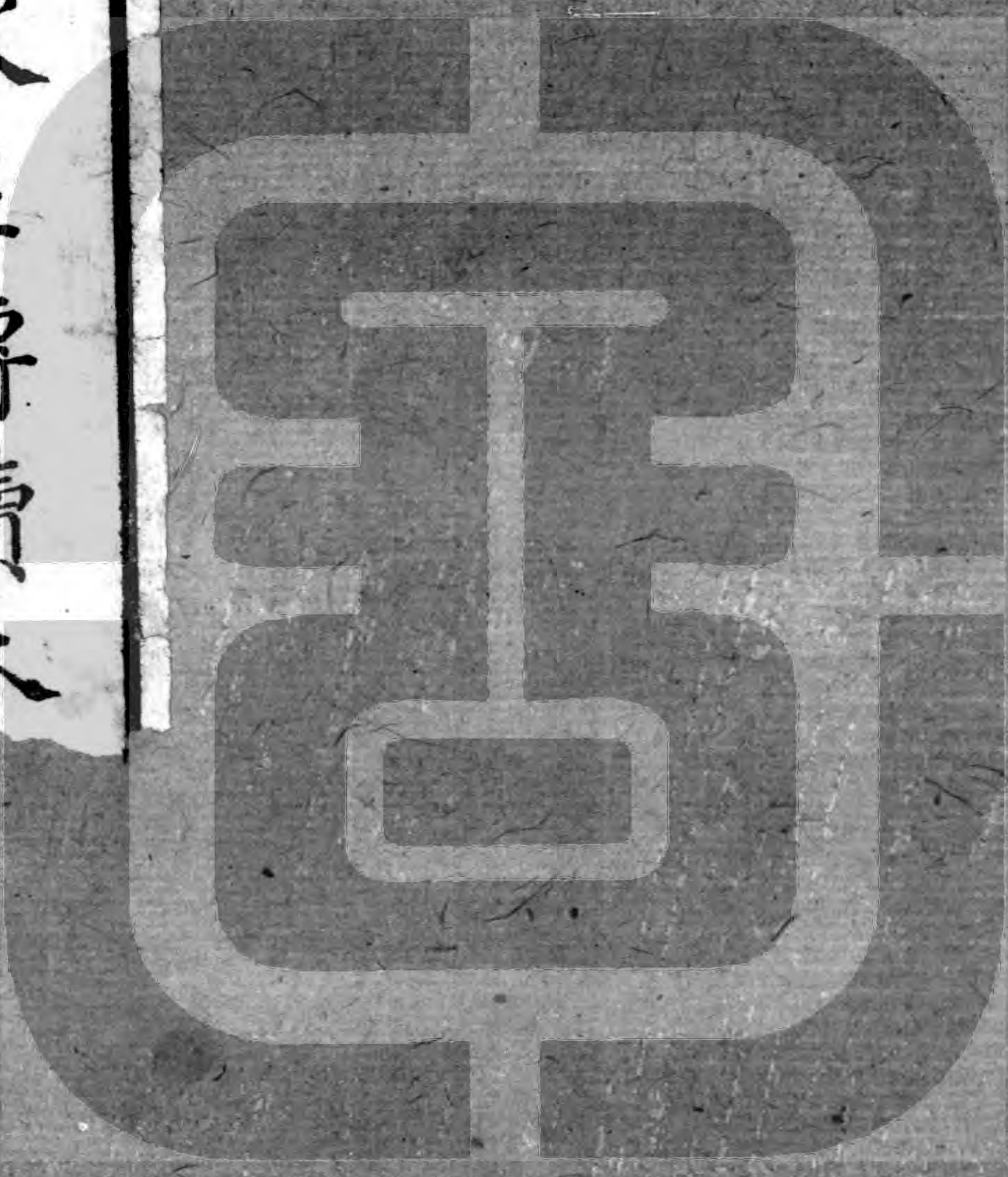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





光緒十五年六月  
萬壽節節開卷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一

宣十二年  
宣十八年

宣公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葬者臣子之事賊不討不葬責

臣子也晉之弑州蒲也以車一乘葬於翼東門之外至是楚人殺微舒而陳之臣子改葬其君禮也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

音甫

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音泌

晉師敗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

人救陳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成不吉卜臨去聲于大去聲宮且巷出車吉國人

大臨守陴音神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

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

怒以及敵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

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

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去聲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音冀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尪音注入盟子良出質音致

臨哭也犬宮鄭祖廟巷出車言將遷徙陴

城上陴睨女牆也狀如齒以睥睨城外一

言陴裨益城高也皆哭者言將遷徙也皇

門鄭城門達路城中九達道似龜背文鄭

伯于達迎楚子肉袒牽羊示臣服伏罪俘

謂俱俘之翦賜諸侯謂分散之周厲王宣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上

宣公



縣俱因舊國不加殺掠故鄭冀與為等夷鄭伯意在保民不俘不翦故楚王言其卑下求人必能信用其民也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公子去疾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音甫將中軍先穀音斛

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

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音拱朔韓

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

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

及於鄭而勦音抄民焉音薦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音亦不可敵也不為音去聲是征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

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同疲勞君無怨讟政有

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

去聲輯睦事不奸音干矣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

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  
 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  
 何必楚仲虺音毀有言曰取亂侮音兼弱也洵  
音曰於音鏖音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  
 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  
 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  
 佐濟知音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  
 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如臧凶執事  
 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  
 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  
 天音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  
 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



之雖免而歸必有咎。韓獻子謂桓子曰：「曩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匹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音延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音驂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音逼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音的？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音平，郟音苦之閒。鄭皇戌使音去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



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音異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扶粉切冒篲音必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上聲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平聲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同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

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側雷切代御執轡御下

兩音亮馬掉徒弔切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

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去聲者鮑癸止之曰

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音擬



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  
 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  
 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上聲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  
 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去聲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

我喪

去聲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

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

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

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

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

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同稅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奔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音屯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去聲孫叔曰進之寧我薄同人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去聲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

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謫生民不亦可乎去聲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同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



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

音忌本作

與之脫肩

音駟

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

音朔

奔也趙旆以其

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

去奔車而走林逢

音龐

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

二子無顧顧曰趙僂

音同

在後怒之使下指木

曰尸女

音汝

於是授趙旆綬以免明日以表尸

之皆重

音平聲

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

音智

罃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

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

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

音升

既乎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

音泌

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

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

音去聲

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音去聲

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



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音旨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去聲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音薦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上聲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平聲

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音擎鯢音倪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



爰音袁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是役楚既許鄭成子良質於楚師叔潘尫入盟而楚次于今延津之鄉將飲馬于河而歸時大河北行鄉在河東南也晉師出山至河內因渡河至今河陰敖鄆山閔楚師亦西北至管今鄭州也敗晉師于鄭州東之邲乃北行至今原武西北之衡雍其地古亦在河東南楚子祝河作先君宮告成事乃還沈楚邑今沈邱崇澤鄭地今縣西董澤晉地今聞喜東北唐國今隨州西北時楚莊王十七年沈尹孫叔敖為令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王親兵為兩廣廣車十五乘卒百人偏五十人兩二十五人承之日中以前右廣駕而待日中以後左廣駕而待夜則內官以次備不虞其逐敵則有右拒左拒其軍陳曰荆尸楚武王陳法也步卒在右隊者軍行則夾轅在

左隊者當行時追求草蓐以為止宿之備在前者為前茅茅明也慮備有無斥度候望蹋行伏戎中權制謀後勁為殿自文十六年克庸以後遇勝能懼以其先若敖蚡冒柴車敝衣勤儉啟士因以勤訓其國時晉為景公三年中行桓子荀林父為政將中軍其佐彘子先穀曰彘季剛復不仁反師律不從帥令其帥欲專所行而不獲眾無適從中軍大夫則趙括趙嬰齊上軍帥則隨武子士會曰隨季亦曰士季佐則郤獻子克曰駒伯大夫則鞏朔韓穿下軍帥則趙朔佐則欒武子書曰欒伯大夫則知莊子荀首曰知季及趙同趙括以先穀為賢所謂原屏咎之徒者也其司馬則韓獻子厥又有趙穿之子旃求卿不得魏犢之子錡曰廚武子求公族大夫不得亦在軍欲晉敗荀林父士會初欲俟楚退再謀鄭而先穀背眾議獨濟河荀首言師行



無律為師卦初爻凶蓋師下坎為眾師變  
 臨為兌則弱坎為川兌澤則壅法從人曰  
 律如己今法不從人則律不如己兌則漸  
 竭澤則天塞不整流是不滅也帥令不行  
 此所以為師之臨其占得凶也韓厥以林  
 父不能禁止先穀則不如以大眾渡河楚  
 本不欲戰王嬖人伍參知先穀事以告王  
 王告令尹乃決計與晉戰而偽為不欲戰  
 者鄭使誘晉欒書謂不可許先穀及原屏  
 謂必許之楚又使少師于晉言二先君出  
 入此行者成王穆王出入由鄭也先穀屏  
 括又激之遷大國之迹于鄭者謾言晉伐  
 楚嫌其遠誘楚至鄭因而敗之楚又求成  
 將盟則又使人挑晉晉魏錡趙旃請使請  
 召盟則楚又逐之晉先穀怒而懷遂不肯  
 設備而使軫車逆錡旃楚王以日入時自  
 逐旃楚猝進師從王薄晉因以昏時敗晉  
 也楚御致師疾驅旌靡而近摩敵壘左甲

士射以敢擇之矢代御執轡使御下飾馬  
 整鞅右則折死馘執生俘晉分兩角追之  
 則左右射矢盡餘一矢以射麋中麋背高  
 處曰龜者以奉追者鮑癸癸止眾免之楚  
 潘尫子黨亦追魏錡錡亦射一麋以遺黨  
 黨亦免之晉軫車屯守之車也楚從左拒  
 之游闕蓋游車以俟補闕者也晉軍東向  
 上軍右下車左中軍既敗走下軍為楚右  
 拒所逐則移就上軍之右軍在右當楚  
 之左楚左拒從之郤克欲戰士會不可殿  
 師而退晉三軍惟上軍不敗楚王追趙旃  
 時為日入乘左廣見右廣者戰則兩廣俱  
 駕王欲從右廣屈蕩扈止之也旃夜至楚  
 軍謂將夜時猶見軫車之塵至昏而晉  
 已敗楚軍在邲而晉濟河者終夜有聲時  
 晉敗軍有廣車隊陷者楚人為舉之脫去  
 肩車橫木而車少進既而馬還又陷楚人  
 又為舉之以旆帆風車重拔之卧投於衡



上乃出陷此楚之愚人蓋宋狂狡之比而  
 晉人反諛之曰出陷多智大國數數奔逃  
 乃如此吾不如也趙旃以昏時走隨晉逢  
 大夫車後逢大夫知使之使二子勿顧二子  
 顧而名之不得不載旃授綬使登而二子  
 下車逢大夫度其不免則表指林木示死  
 所冀收其尸明日果重獲之荀首子知罃  
 為楚所囚首以家兵反戰魏錡為御首射  
 則抽葷好矢納于錡之箭舍錡謂愛矢蒲  
 筇則董澤蒲柳甚多首言葷擇好矢須射  
 得敵人之子為交易也時六月乙卯夜明  
 日丙辰楚韜重始至邲遂次于衡雍潘黨  
 請築武軍收敵尸封為京觀楚王言如周  
 武王息兵求德陳功于時夏之歌則能保  
 之又言功當致定又言繼文王而敷徧此  
 纘釋之事乃能往求安定又言德安天下  
 乃得天錫豐年如此乃著之篇章子孫不  
 忘以武有七德也今皆不能而利人幾危

其死者皆無罪而皆為其主不可比之鯨  
 鯢鯨鯢大魚吞食小魚以此惡人也楚因  
 告成事不告成功是役鄭石制字子服實  
 召楚師欲以鄭之半與楚而以其半立公  
 子魚臣字僕叔者楚既許鄭成鄭亦殺二  
 人而楚因以勝晉言楚莊王于晉鄭皆有  
 禮也詩言亂離致病爰歸怙亂之人正石  
 制之謂傳文楚人基之說文引于廿部卑  
 下云卑舉也杜預云基教也張衡東京賦  
 人基之謀薛綜亦云基教也按說文基為  
 毒不得為教故從說文釋基為卑楚引周  
 頌次第與毛詩不同杜預云蓋楚樂歌之  
 次第事或然也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十一

宣公

古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音甫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士貞子名渥濁城濮戰在僖二十八年楚再世謂成王穆王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去聲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音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音旋無社與司馬卯言號音毫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音同鞠乎曰無有山鞠音芎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矧音寃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音紀明日蕭潰申叔視



其井則茅經存焉號音毫而出之。

蕭宋附庸國。經書滅蕭定十一年。宋公弟辰入于蕭以叛。是後又屬宋。經傳所未記也。此文再書蕭潰。前圍蕭。蕭潰。是總題其事。申公巫臣以下。乃言圍蕭之事也。至明日。蕭潰。乃是潰之事。拊勉言慰勉。如挾纊。絮言喜悅忘寒。傳圍近也。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使卯號之。叔展欲城破時。無社匿水中。以免。軍中不敢正言。問有禦溼藥乎。麥籟。即酒籟。山鞠窮。芎藭也。無此則人學河魚。將有腹疾。無社意解。故使于睂廢枯井。拯己。叔展使以茅經表井。則知是無社。又俛有號哭於井者。乃知叔展來也。傳言蕭人本無固志。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

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

去聲

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原穀即先穀。不實其言者。今年宋以陳貳討之。而衛救陳。則衛言不實。明年楚為陳伐宋。而晉不救。則晉言不實。衛自與陳有約言。孔達以先君之約。背晉盟而救陳。以死謝晉。衛人自謂之成勞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無傳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衛救陳則晉討之是衛不免也楚伐宋而晉不救則晉亦不免君子婉言以譏晉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晉地在今稷山先穀召狄師欲為變由前年狂惑失志成此悖亂故並邲敗討之

惡謂自滅其族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去聲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去聲大國

之討將以誰任音壬我則死之

清邱盟言討貳衛救陳為不討貳孔達言亢大國之討是也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

壬申曹伯壽卒無傳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

子圍宋 葬曹文公無傳 冬公孫歸父音甫會



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成勞者言以死定國孔達以亢大國故不免而衛人自錄其忠故使其子襲達祿位復室其子者杜預云以女妻之一云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

夏晉侯伐鄭爲去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

還中行音杭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邲戰之後鄭遂屬楚子良有讓國之舉十二年質於楚鄭人重子良而事楚不能定故以子張易之子張穆公孫也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子馮音憑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

役惡去聲宋曰鄭昭宋龔晉使去聲不害我則必

死王曰殺女同汝我伐之見音現犀而行及宋宋

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也。殺其使去聲者，必伐我。我亦匹也。匹一

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音經

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

月，楚子圍宋。

申舟，卽無畏也。文十年孟諸之田，無畏扶

朱公僕，故與宋為惡。楚不假道，志在伐宋。

鄭藉為兵端。華元言鄙我，匹也者，言鄙我

則終必見伐。鄙鄭而不伐鄭，以有宋師，故

鄭幸免。室，皇與經皇同，闕也。蒲胥，楚市名。

言楚子出舍，興師，屨劔車皆追及之，怒甚

而欲速也。

冬，公孫歸父音甫會齊侯于穀，見音現晏桓子與

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匹乎？懷

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

國謀之，何以不匹。

歸父，子家仲遂子也。晏桓子，嬰之父。高宣

子，名固。十八年歸父果出奔，歸父無罪。而

桓子之言，可為法誡，故傳著之。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

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

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同悅

仲孫蔑言楚在宋魯當先求免無使誅而後薦賄也聘陳玉帛皮幣龜金竹箭百品旅實于庭朝備容儀及加貨皆所以求免也杜預云聘則主人報以庭實旅百朝則主人報以容貌采章及嘉淑之辭而又加貨如侑幣之屬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音甫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

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無傳此秦

桓公也曷為稱人蓋秦以晉敗於楚乘隙而動非義矣故秦伯自將稱人晉雖敗秦不書畧晉而責秦也 王札子殺召音邵伯毛伯 秋螽無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自齊惠後魯事齊漸怠宋

之會又兼事楚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娶於魯故蔑因固之出而往會焉以自解於齊也本之不正惟事畏人亦可鄙矣 初稅畝 冬蝮音緣生 饑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音甫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平諺曰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

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音蟹揚



如宋使無降平聲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  
 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  
 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同汝則弃之速即爾  
 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  
 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  
 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音隕又可賂乎臣

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音捨之以  
 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  
 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音亦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



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音致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鞭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高下在心言度時行之納汙藏疾言山澤之有容瑾瑜美玉也言玉質雖美瑕亦藏其中含垢謂忍恥垢樓車攻車也車上望櫓有死無賈者務在成君之命下臣獲考考謂成也五月楚師將去宋者以圍宋九閱月不成功將去之申犀無畏子言王不為其父復仇申叔時御請王築室于宋而分兵歸耕示宋人以久圍宋乃懼也華元夜登楚子反之牀與之盟乃及楚平華元得夜入楚師者杜預云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

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者平後盟辭虞備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音俊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同嗜酒二也奔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



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亾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潞今潞城曲梁今永年地鄆舒潞相仲章潞賢人黎侯國在今黎城反正為乏字作玉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潞蓋有災妖而又有亂也

王孫蘇與召同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王子捷王札子也召襄召戴公子也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音洛魏顛

苦果切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同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輔氏今朝邑地穆今稷山地雒近朝邑魏顛魏武子犛之子時秦伐晉晉侯自略取狄土而立黎侯別遣魏顛拒秦也顛見老人結草以抗回因獲回傳舉此以著好生報之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

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

矣羊舌職說同悅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

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音杭伯君信之

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

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去聲率是道

也其何不濟

中行桓子荀林父士貞子士伯渥濁也狄臣千室謂千家瓜衍之縣今孝義地庸用也祗敬也言用可用敬可敬此物此事言賞可賞也詩言敷陳錫賜而施得其當所以載造周邦晉能率此道則事皆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

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原同趙同也不敬以將事自示驕傲實則精爽散失為天奪其魄劉康公王季子也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稅畝謂過藉。初者始變周法。藉者借也。周法給民田百畝，藉耕公田十畝，其法謂之什一。今更稅民田百畝之十，故後哀公言二也。傳言不過藉，所以通古今之制。言豐財者，民足食則賦役自供，所以財豐。

冬，蝻生，饑，幸之也。

爾雅釋蟲云：蝻，蝻蝻，李巡云：蝻，蝗子也。幸之者，幸生于冬時，不為災。蓋魯人之意如此。是年秋有蝻而冬饑，幸所不當幸。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鄭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無傳十八年中屢書災，僅一有年亦云幸矣。書之以為民慶也。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音弗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去聲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去聲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



善人之謂也

甲氏畱吁鐸辰皆潞與國鐸辰不書者畱吁之屬畱吁今屯畱地古服蔽膝以韋爲之各從裳色謂之鞞祭之蔽膝則赤色謂之黻黻冕各有等此卿之黻冕中軍則爲政大傅則近君成十八年士渥濁襄十六年羊舌肸皆爲此官蓋春秋時晉主禮刑之近官文六年大傅陽子亦司法罪刑獄逋逃之事此則中軍兼之故盜逃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

成周在王城東宣榭講武榭無室其前無壁所謂歇前若今廳是也

秋郟伯姬來歸出也

音談

爲去聲毛召同邵之難去聲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

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

之原襄公相去聲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

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

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

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毛召難在前年享之有切肉爲殺而烝升于俎士武子會以享當體薦私問相者王言享則以半體薦宴則折解升于俎國君兼享宴卿則名爲享而實宴也以國語言則夷狄使來專用體薦不復用宴與此相輔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夏葬許昭公無傳葬

蔡文公無傳自楚莊之強蔡許不見於經屬楚也宣公為人計利不顧義其初資

齊得國獨厚於齊雖天王之尊盟主之強猶簡其禮今則附楚蔡許為楚之私皆會其葬

比事而其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己未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

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

許乙切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音傾

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

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

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

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音廉

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音權

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于原

執南郭偃于溫苗賁音芬皇使去聲見晏桓子歸

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



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去聲故高子及斂孟  
 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去聲寧歸死焉為  
 是犯難去聲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  
 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  
 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  
 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音用之晉人緩  
 之逸

晉將為斷道會故徵會諸侯斷道即卷楚  
 今沁州東也郤克跛者故房中婦人笑之  
 欒京廬郤克介也斂孟衛地今開州東南  
 高固知郤克怒故逃歸晉以正使逃辭齊  
 不與會而執三子野王今河內原今濟源  
 溫今溫也苗賁皇者楚伯勞之子奔晉食  
 邑于苗地在今濟源南因使過野王見晏  
 弱為請於晉君而緩其執賁皇言執三子  
 則沮齊來者其言見信高固之反亦得辭  
 矣晉不歸三使而緩之使逃均為失之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

類者鮮上聲易音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音止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范武子士會也其子士燮為文子初食隨後食于范郤獻子克自斷道歸士會不能平其怒乃老而授克政使自為之懼其喜怒變易而益亂故使逞志以解之豸解也詩言君子怒則亂速沮喜而有社則亂速已會謂克不能也蓋誠變使敬慎

冬公弟叔肸許乙切卒公母弟也凡犬音泰子之

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也

叔肸後為嬰齊其後為叔氏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

杞無傳魯杞世婚僖文之世皆來朝宣立而不至不至義也宣伐之適以自暴其惡而張杞之義也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

鄆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音甫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

笙音生一作檉又作打遂奔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犬音泰子臧伐齊至于陽



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音致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陽穀齊邑今縣也緡地闕晏弱于前年逃今二使亦逃歸也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經不書蓋微者行穀梁傳言行父禿為齊婦人所笑與齊相惡行父復以誣仲遂

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

曰戕

郕子為邾大夫所殺故書曰戕杜預釋例云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易言辨之不早辨戕者卒暴故易誠王公設險又言重門擊柝也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用晉師謂成二年鞏之戰蜀役亦在成二年

公孫歸父音甫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上聲

三桓以張去聲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

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同立庶以失大援去聲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

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音生一作



壇

音善 同 壇

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

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仲遂立公故其子歸父有寵欲請晉去三桓季文子惡之故因公薨逐其族臧宣叔文仲子名許時為司寇失大援者謂子惡齊甥也宣公實齊所立今魯與齊惡季氏誣稱舊事以欺朝臣既逐歸父之族歸父于境外復命于介而遂去除地為墀為帷位袒而以麻括髮哭踊依喪禮笙本一作檉一作打在今陳州治西宋地也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一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二

成元年 盡十年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

我君宣公

無傳

無冰

無傳經三書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事繫於

春桓公十四年二月無事繫於正月之事之後此則正二三月皆有事繫於二月之事之後蓋冰統亥子丑月為候亥始冰丑則堅至寅而解凍矣故以二月為限也此恆燠之罰事關天下而國亦與焉是時成公幼政在三桓紀綱縱弛之應乎胡安國曰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可紀其本末至兩雹冰雪則悉書蓋天人一理也觀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盈虛消息此敬天勤民慎於微之意每慎於微王道備矣

同治八年謹遵

成公



三月作丘甲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

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音善襄公

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

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

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

未敗績于徐吾氏

平戎平文十七年邾垂之役詹嘉處瑕以瑕為氏單襄公王卿士拜成拜晉平戎也劉康公王季子也徼戎乘其無備叔服周內史徐吾氏茅戎之別

為齊難故作丘甲

去聲 去聲 前年魯乞楚師伐齊楚師不出故懼齊楚作邱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邱出之譏重斂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懼齊楚也赤棘晉地

秋王人來告敗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去聲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



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去聲而有備乃可以逞

繕完繕甲兵完城郭也同我謂害魯逞解也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

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音甫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

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

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

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郟人鄆人盟于

蜀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同公之嬖

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

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音各切諸城上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龍魯邑在今泰安西南門攻龍門也而汝也封境也勝磔也巢邱地闕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去聲向禽將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

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下闕石成子曰師敗矣

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去聲師徒何以復命皆

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

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

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同懸繁音盤纓以朝許

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

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

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以則

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與齊師遇者齊伐魯還至衛相遇也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將謂君何者言遇齊師而還將無以對君夏有以以下闕文失新築戰事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止之須待也隕見禽獲也成子使良夫以眾退



而自止以禦齊師鞫居衛地在今封邱縣于奚新築大夫新築衛地今威縣南曲縣軒縣也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繁纓馬飾皆諸侯之制器與名謂車服爵號名以出信者名不愆則民信信以守器者不失信則器可保器以藏禮者所以別尊卑禮以行義者尊卑序則得其宜義以生利者得其宜則利生也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

去聲下同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

八百乘許之郤克將去聲下同中軍士燮佐上軍

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

逆晉師且道同導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

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之矣郤子使速以徇似俊切告其僕曰吾以分

誦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音摩

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

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



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音古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音甫為右晉解音蟹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於閏切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去聲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音患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去聲轡右援枹同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同柎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一作辟同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



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

張喪去聲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

使立於後韓厥俛音免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

位將及華泉驂絙音卦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

棧音棧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

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

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去聲魯衛請曰無

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音燭當戎行音杭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同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音甫御佐車宛音平棧音廢為右載齊侯

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去聲曰自

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

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

三出每出齊師以帥同率退入于狄卒狄卒皆

抽戈楯音允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

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同避



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

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

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同壁司徒之妻也、予

之石窳音溜、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音刑、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彥、玉磬與地、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音致、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

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

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

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十一 成公



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適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以犒從去聲者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  
 好去聲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  
 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  
 我矣其死亾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紓於難去聲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  
 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  
 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  
 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  
 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  
 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宣十七年，郤克聘齊，為婦人所笑，怒而欲  
 伐齊，故魯衛囚之。孫桓子臧宣叔不書者。



以非君命自詣郤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城濮役在僖二十八年無能為役言視其時將帥才遜之不足為之役使八百乘六萬人士燮代荀庚欒書代趙朔分謫不使韓子獨受謫也莘齊地在今莘縣靡笄山名在今歷城詰朝平旦也大國謂齊敵邑魯衛自稱也輿眾也淹久也桀石擔石也禽之而乘其車者既禽其人釋己車而乘其車也高固以桑樹繫車徇壘以自矜鞏齊地在今歷城姑且也翦盡也且滅晉而後朝食傳言齊侯之驕介甲也戰馬皆甲詩曰四介陶陶是也軍將執旗鼓故郤克為矢所傷而鼓未絕音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久則殷殷赤黑色言血汗車輪而御不敢息一人殿之言一人鎮之可成事環甲謂貫甲即就也枹鼓槌也華不注山在今濟南子輿韓厥父戎車御者居中韓厥當居左以有夢故避左右而居中代

御也越于車下越隕也綦毋張晉大夫寓乘謂寄乘肘之者不使當左右厥以左右皆死不欲使張處其所故使立于後俛俯也右死于車故俯而安定其尸與公易位者自居公處以誘敵而逃公斲士車一曰卧車繫馬絆也執之者示脩臣僕之禮加璧于觴所以示敬也無令與師陷入君地者言本為救二國而與師實不欲深入君地屬適也言臣若奔避則辱晉君而兼及齊侯故言兩君也攝官承乏者言將攝齊之官以事君而與之俱歸華泉華不注山下泉佐車副車也齊侯重丑父代己見執故三入晉軍求之以帥退者齊師敗而思退故齊侯輕出入以厲退者之心狄衛皆畏齊強故皆不敢害徐關齊關名今淄川縣有古徐關保者守險隘城池之人銳司徒主銳兵者奔謂走避君有禮者以其先問君而後問父璧司徒主壘壁者石窳齊



邑在今長清縣邱輿馬陘二邑俱在今益都媚人國佐也。獻玉甌蓋與玉磬皆滅紀時所得。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蕭子姓國女。晉人難斥言公母。故遠言之。盡東其畝者。使齊田畝皆東西行。若王命何者。言違王命也。詩言孝子之心不貳。則能以孝道錫同類也。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所種之物。各隨其土之所宜。惟吾子戎車是利者。言晉伐齊。循壘畝東行。易也。四王禹湯文武也。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韋周伯齊桓晉文。役事也。疆境也。詩美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今奔百祿亦何能為。諸侯害乎。以酒食勞師。徒曰犒戰而曰犒。遂詞也。震動也。橈曲也。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再借一戰。禽鄭魯大夫。在師中歸。逆公以會晉師也。上鄭齊衛境上。邑在今陽穀縣。三帥郤克士燮欒書。晉卿三命。魯就其命數為服。以賜之。先路革路也。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侯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

殉重平聲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

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上聲惑者也是

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

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也。用車馬以車馬埋入塚中。用殉以人從葬。重多也。四阿四柱。猶屋有四棟。翰檜者。翰當棺牆兩邊。及上檜謂上會縫。有者皆飾之。縱其惑者謂



殺母弟須不能諫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殺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師還過衛因以弔喪哭於大門之外者以未復命禮之變也逆者逆於門外而設喪位婦人本哭於堂今在門內者因賓在門外也衛人遂行此禮以至於葬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去聲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

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

其子黑要平聲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

同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



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去聲營之父

成公之嬖也。而中行音杭伯之季弟也。新佐中

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

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

送者曰：「不得尺，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

許之。及共同恭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

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二軍之懼。」

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

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

「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

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

曰：「止！其自為去聲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

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

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

弃之，何勞錮焉？」

討陳夏氏在宣十二年。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御叔陳靈公之從祖。夏姬之夫也。靈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二十一 成公

三



侯陳靈公也。夏南，夏姬子，微舒也。孔儀，孔甯，儀行父，不獲死，言死易得，何必娶夏姬以速之。邲役在宣十二年，黑要，襄老子，屈巫，巫臣，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陽橋，役在此年冬，盡室以行，攜家以去也。叔跪，申叔時之子，桑中，衛風，淫奔之詩，桑中在今淇縣，邲至邲，克族子，邢，晉邑，在今懷慶府東南七十里，錮，禁錮，勿令仕也，蓋覆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去聲

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也。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

知免矣。邲伯見。

音現下同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

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

叔見勞之，如邲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武子，士會，文子之父，無為，吾望爾，言變不為父望己而思速歸，知免，謂免於難。邲伯，邲克，荀庚為上軍帥，未出，士變以上軍佐代行，故曰：庚所命，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於上軍。

宣公使求好。

去聲

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

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



去聲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

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

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

上聲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

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同債逮鯀救乏

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

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上聲冠去聲之冬楚師

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

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

公衡為質音致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

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上聲疾及齊國

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

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

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



乎。詩曰：不解同于位，民之攸斲。許既切其是之謂矣。

受盟于晉，謂元年赤棘之盟。君弱者共王生十年，卽位甫三年，年僅十二三。詩美文王能以眾士就安甯，大戶檢閱戶口，已責逋責者免之，逮鰥老而鰥者施之，救乏憫厄窮，赦罪宥小過，王不在軍而戎御及左右，皆具者以王卒盡行故也。蜀魯地在今汝上縣，臧孫宣叔也。陽橋魯地在今秦安西北，孟孫獻子也。執斲，匠人執鉞，女工織紵，織縉布者。公衡，成公子，傳稱齊大夫，獨不書其名，蓋非卿，匱乏也。匱，盟言乏窮而竊盟。蔡許乘楚王車為左右，故曰失位。凡春秋之例，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則不見經，以示君臣之別。詩言在上者必勤於其位，則國可安而民自息矣。攸，所也。斲，息也。

也。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甫音不忍

數年之不宴，以奔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音基

後之人必有任是夫。音扶國奔矣，是行也。晉辟

音避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

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

去聲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宴，樂也。居，辭也。禮記：檀弓，何居？我未之前聞。鄭康成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後之人必有任是言，後人必有當此患者。萬億曰兆。民心離則弱，民心同則



疆犬誓言殷所以  
亾周所以興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音現使單襄

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

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去聲之所以懲

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

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

司於王室又奸音干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

犬音秦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同縱其欲以怒叔

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

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

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去聲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式用也同姓國曰兄弟異姓國曰甥舅王  
略謂王之法度告不獻功謂告伐事而不

獻所獲俘囚淫慝過惡也克能也未有職  
司於王室謂鞏朔為上軍大夫非天子命

卿其名未達於王室非伐蠻夷戎狄之國  
而獻其捷是奸先王之禮欲於鞏伯謂欲



受鞏伯之禮。齊世與周昏。故曰錫舅之國。莊伯鞏朔也。委屬也。三吏三公。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相相禮者。籍策也。古者禮成則書于策。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無傳 二月公至自伐

鄭無傳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昭穆之廟皆曰宮舊主遷

新主入必新之新者易檐改塗而已是時宣公方入廟不稱諡而稱新宮者以災故不忍

言也三日哭哀也無譏焉以災書耳 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

蓋以厚而踰時且疑於王禮也宋君背殯從戎而以厚葬明孝悖矣 夏公如

晉 鄭公子去上聲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無傳 晉

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在良切 咎古刀切 如 冬十

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無傳再伐許也惡鄭也不書人與師闕也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

鄭莫于切 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邲役在宣十二年東侵謂深入偃穆公子覆伏兵也伯牛鄭邱輿皆鄭地晉偏師敗



其全軍未動故不書于經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鞏戰後晉命齊歸我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去聲營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

之王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

臣不才不勝平聲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

其好去聲二國有好臣不與音豫及其誰敢德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

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荀首知罃父殺人以血塗鼓曰鼙鼓紆緩也宥赦也纍繫也凡臣稱於他邦曰外臣嗣宗職者嗣祖宗之位為世卿知罃不可直言戰事託詞脩封疆遇執事也違避也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僑如叔孫得臣子棘汝陽田之邑今甯陽縣西北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廡

在良

咎

古刀切

如討赤

狄之餘焉廡咎如潰上失民也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廡咎如故晉追討之上失民者傳釋經之文蓋經文闕廡咎如潰四字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



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尋盟尋宣七年及元年赤棘之盟荀庚林父之子將上軍故其位在三次國于大國降一等小國降二等時以疆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于晉猶不得為次國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騅音佳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

為六軍僭天子之制晉本六卿因鞏之戰有功者多故又作三軍而韓厥以下六人為新軍將佐則十二卿矣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

為去聲下同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

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

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授玉將行朝禮史記齊晉世家皆言尊景公為王王玉古字相近而誤說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于兩楹之間卻克以齊侯為謝婦人之笑而來非為脩好而至故言寡君不敢當此禮齊侯言韓厥服改者戎與朝異服韓厥言願二國和好救卻克之狂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音古人有將寘諸楮中呂切

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



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傳言荀罃賢能得人  
心兼言賈人不妄求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

伯堅卒

無傳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

許卒

無傳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無傳

秋公至

自晉

冬城鄆

無傳鄆即汝陽之一邑魯既得汝陽故城鄆以自固雖時

亦書重役民也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朱共公初立故使卿聘于諸侯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朝魯而先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

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音異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必不免言必不能令終詩言天道顯明受其命者當敬以奉之晉敬諸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

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



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邇近聽服也。史佚之志，周文王犬史佚所作書。楚與魯異姓，故曰非吾族。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

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仕居切任音壬洽敦之田。

前年鄭取許田，今正其界。展陂，鉏任洽敦，皆許邑，俱在今許州。

晉欒書將去聲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

救許，伐鄭，取汜音凡祭音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

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欒書，代郤克。汜，祭鄭兩地名。汜在今滎陽縣，祭在今中牟縣。祭即周祭伯邑，今已并于鄭。訟，爭曲直。攝，代也。側，子反名。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晉成公女也。朔，盾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亾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舍同捨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去聲謂已祭余余

福女同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

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

其得亾乎祭之之明日而亾

放放趙嬰也同食采于原括食采于屏皆  
嬰之兄有能有不能者言己雖有淫行然  
能使莊姬安趙氏也天使文三年傳有之  
蓋夢神言而莫名其神故謂之天使以得  
放遣為福故曰淫而無罰福也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音運諸穀

野饋曰餽穀齊地在今東阿縣

梁山崩晉侯以傳去聲召伯宗伯宗辟同闕重去聲



曰辟同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

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

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去聲之不舉降服

乘纓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

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音現之不可遂以

告而從之

梁山在今韓城縣傳者驛車重者載重之車辟重者謂開闢傳前重車曰辟傳者使辟傳車也重人御重車者捷邪出也主所主祭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纓卿車無

文采徹樂食去樂出次舍於郊祝以幣玉陳史作辭以自責禮禮山川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

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楚以鄭伯不直故執皇戌及子國也子國穆公子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音致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

之

圍龜文公子擊鼓而譟軍聲也宣十五年華元及楚平使圍龜為質于楚故怨而欲



之攻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

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去聲

蟲牢，鄭地，在今封邱縣。子靈，公子圍之龜也。朱公以新殺子靈，故辭于會。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蟲牢盟前，而傳在後者，杜預云：疑錯簡。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會晉之後，晏然歸國，書自

會而不奔王，喪之罪著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鄆。

音專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

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音祕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去聲授玉于

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奔也已。

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拜成，謝前年新受盟。子游，公子偃。授玉，當在兩楹之間。鄭伯疾，行至東楹，東視流，不端，諦也。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去聲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立武宮者立武宮廟告成功倚晉威以救其國而立宮以告成事君子譏之

取鄭音專言易也

鄭附庸國在今鄭城縣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音悅衛孫良夫甯相去聲鄭

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

于鍼音針又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

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

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

還衛人登陴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今汝州西南有蠻城經惟書孫良夫者衛獨以告也鍼衛地在今衛輝府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音荀瑕氏

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子將去聲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



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

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

則墊丁念切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治偽切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

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

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公說同悅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晉後以新田為絳追稱時所都絳為故絳  
郇瑕即詹嘉所處之瑕在今陝州西南三  
十二里監鹽池也今猗氏縣有鹽池僕大  
夫掌僕御之官寢庭路寢之庭土薄水淺

言郇瑕當大河之濱土薄而地下也惡疾  
疾也覲遇也墊隘勞困也沈溺濕疾重腿  
感濕而足腫也新田今曲沃縣汾水出曲  
沃流入絳州澮水有二源一出翼城縣烏  
嶺山一出絳縣東北大交鎮俱西流過曲  
沃縣流入絳州惡垢穢也土沃則民易驕  
近寶則民不務本  
皆非建國所宜

### 六月鄭悼公卒

士貞伯  
之言驗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侵宋晉命也

前侵宋而未服故  
晉復命魯伐之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十一成公

庚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賀遷都

新田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桑隧音遂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

將許之知去聲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

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

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

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

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

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

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

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繞角鄭地在今魯山縣東南桑隧蔡地在  
今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遂至於此者因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十一成公

七



楚師還而遂至蔡地遷戮者不義怒敵者難當皆非致克之道成軍以出六軍皆出也以多勝寡不足為榮故曰不令酌於民者酌取民心以為政鈞等也言善鈞則從眾若有偏不善則當從善不以眾寡論況三卿皆賢亦得為眾傳言樂書能深思心知從眾之義

經七年春王正月躡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躡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牲變也郊牛牲之至重者躡鼠乃得

而食其角乎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之所得備矣蓋魯之僭郊天本不享躡鼠之災又天意之不允於魯也程端學曰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躡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吳伐邾音談夏五月曹伯來

朝不郊猶三望無傳凡書免牲免牛則日至郊也正月書免牛則日至

不郊可知今五月則祈穀亦過時矣既不郊何以書蓋魯以五月而三望也猶之云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

自會無傳諸侯會而楚師退不煩兵而已得救鄭之善故即以會至吳入

州來冬大雩無傳早也周之冬夏之秋也衛孫林父

音甫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邾音談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十一 成公

三



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亾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亾矣

鄭己姓之國金天氏之後在今鄭城縣西南百里振旅整眾也言中國霸業衰不能庇小國夷狄內侵而莫之恤詩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引之言時盟主不能恤小國

鄭子良相去聲成公以如晉見去聲且拜師

謝前年救鄭之師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凡音諸侯救鄭鄭共恭同

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

鍾儀歸囚諸軍府

鍾儀歸囚諸軍府

汜鄭地在今襄城縣南其仲侯羽鄭大夫鄭公鄭邑之公鄭本國名在今安陸府楚滅之為邑馬陵衛地在今大名府東南十五里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軍府藏府藏軍實及俘獲

楚圍宋之役師還音旋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十一 成公

三



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  
 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  
 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其同恭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平聲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音疲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  
 巫臣自晉遺去聲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恡力含

切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  
 死巫臣請使去聲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平聲  
 說同悅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音赦  
 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  
去聲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  
 大通吳於上國



楚圍宋在宣十四年申呂本皆姜姓國楚滅之以為縣申在今南陽縣北三十里呂在西三十里皆楚方城外邑赴中國要道有其田則可出賦備北方若以為賞則申呂無以為邑子闞子蕩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憚殘也殺人而取其財曰憚壽夢季札父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巫臣適吳舍置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巢徐皆楚屬國巢在今巢縣徐在今泗州北八十里州來本楚邑後屬吳在今壽州北三十里上國諸夏也

衛定公惡去聲孫林父音甫冬孫林父出奔晉衛

侯如晉晉反戚焉

林父良夫子戚本孫氏食邑林父以之奔晉故晉人因衛侯之來而反之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

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

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

燮齊人邾人伐邾 衛人來媵以證切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去聲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去聲妃音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餞送行酒私者私與之言解體疏慢也爽差也極中也喻魯事晉猶女事夫不敢有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不一其行也猶圖也簡諫也言圖事不能遠大故用大道之諫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去聲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開在切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申驪楚大夫沈近楚國在今汝甯府東南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范韓之言不與楚戰自是皆用其言故師出俱有功如流喻其速也遐遠也作用也言愷樂梯易之人必能用鄭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過許見其無備而攻之亦鄭之妄許之情交失之

聲伯如莒逆也

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穆姜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謂納采昏禮不稱主人此宋公自為主人國君禮不同卿大夫士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卿行得納幣之禮

晉趙莊姬為去聲趙嬰之匹故譖之于晉侯曰

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同僻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趙嬰匹在五年趙武莊姬子畜養也嬰匹同括死武幼故不為趙氏置後成季趙衰



宣孟趙盾賴前哲免者言三代嗣王有邪僻因先德之庇亦免于失國韓厥以書言文王不侮鰥寡故德益明欲晉侯法文王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同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平閉況國乎

渠邱公莒子朱也池莒城之池渠邱莒邑在今安邱縣東北十里虞度也狡謂狡猾之人明年楚伐莒莒潰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愍其見出來歸故錄其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

前年郟與吳成事無二成者公私不能兩盡不得事君言欲與魯絕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骨肉同氣以息陰訟十年齊人來媵非同姓此言古禮之常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無傳 二月伯姬

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

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 晉人執

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

齊頃公無傳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潰 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

許 城中城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

叔姬卒為去聲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叔姬已絕于杞魯復強請杞來迎其喪喪歸杞則仍為杞婦故卒稱杞既絕而復逆其喪明其為魯故也

為去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

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



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

待之堅彊以御同之明神以要平之柔服而

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歸田在前年蒲衛地在長垣縣馬陵盟在七年競強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鄧國楚滅之為邑在今襄陽府城東北二十里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

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

君以及嗣君施音異及未亾人先君猶有望也

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女嫁三月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韓奕詩五章言蹶父為女相攸莫如韓樂以喻宋國有韓土之樂也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朱樂而出謝其行婦人夫死自稱未亾人綠衣詩卒章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能得己意

晉人來媵禮也

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丁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音涓行成晉人殺



之非禮也。兵交使去聲在其閒可也。楚子重侵

陳以救鄭

銅鞮晉別縣在今沁州有晉別宮襄三十二年傳所謂銅鞮之宮數里也楚侵陳者陳時與晉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同脫之

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洽音伶人也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使與之琴操平聲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犬去聲子

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

其他公語去聲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

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犬

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

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

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

使歸求成



南冠楚冠繫拘執也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脫也冷人樂官南音楚聲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嬰齊子重側子反稱犬子者見其少時性已自然如是非即位後有所矯強為也抑無私者杜預云明其言至誠非私頌揚尊君尊晉君也敏達也事雖大必濟者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音運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

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子協切澆辰之閔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音艱雖有姬姜無弃蕉在遙切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鄆莒邑今鄆城縣戊申六日庚申十八日澆辰謂相距十二日菅似茅滑澤無毛可為索蒯菅類可為屨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



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音舒晉

使去聲晉必歸君

圍許示不畏晉紆緩也勿亟遣使至晉示將改立君

城中城書時也

中城魯城今郟城南流陽地冬時農功已畢用民興築故言時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去聲

請修好去聲結成

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

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三月郊時也於

而一卜至三月中旬三卜不從時已極矣僖公之四卜強也五卜瀆神甚矣 五

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

人來媵無傳諸侯娶女二國媵之衛晉已備數矣齊復來媵伯姬雖賢固踰制矣

魯與宋不辭非禮也 丙午晉侯獯乃侯 卒 秋七月

公如晉 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釋文土弔切 糴扶廢 如

楚報犬去聲宰子商之使去聲也

糴糴晉大夫犬宰子商公子辰也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縞

夏四月鄭人殺縞立髡苦門切頑子如奔許欒

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

犬去聲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

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音致辛巳

鄭伯歸

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也子如公子班髡頑成公犬子晉君尚在立子為君以會諸

侯經書晉侯著其惡也子罕穆公子襄鐘襄公廟鐘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脩澤鄭地在原武縣北鄭伯歸不書不告也

晉侯夢大厲被皮寄切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

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

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

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

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句焉音薦逃之其一曰居

膏音荒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



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去聲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大厲謂惡鬼形大搏膺自槌胸景公世惟殺趙同趙括此厲當是趙氏服虔云趙衰父公明之鬼也桑田今闕鄉地食新者此五月夏正三月計後新穀麥也緩醫名為治也疾化二豎子氣衰神亂之徵賈逵云膏鬲也心下為膏孔穎達云古今傳文賈

服何休諸儒皆以為膏之下蓋以心下為膏膏下為鬲鬲也說文云膏心下也左傳曰病在膏之上說文從古本左傳作膏之下膏之上與賈服杜孔本俱異蓋以膏即心包絡鬲下為心包絡心包絡之下為膏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也其說亦通饋人為之謂以麥為熟食張腹滿入廁後陷泄而氣絕也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皆怪異之應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叔禽叔申弟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況所為非忠是不令也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莝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晉人以公貳於楚故止公待糴莝歸而驗之諱而不書者不書晉葬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二





卷之三